

關於南共問題 的兩個 決議

華北新華書店印行

一九四八年七月

每冊定價 元

關於南共問題 的兩個決議

華北新華書店
編輯部編

〔1〕 1—7000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總分店 冀中·邯鄲

分店 石家莊 察哈爾（易縣）

辛集 河間 安國 鄭州
邢台 長治 陽泉 渾源

中共中央委員會

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由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所通過的決議。舉行這個會議並通過這個決議，乃是國際共產主義者爲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應盡的職責；乃是他們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二 以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爲代表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其對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中，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區別，國際援助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民主集中制，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從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

黨的泥坑。鐵托集團因為它執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外政策，因為它採取反蘇立場，壓制黨內批評，拒絕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的兄弟批評，拒絕參加情報局會議，並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公布以後，繼續壓制南斯拉夫黨內外的正確意見，繼續敵視國際共產主義，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業，並使南斯拉夫的敵人歡呼。中國共產黨熱烈希望南斯拉夫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分子能够堅決地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使南斯拉夫共產黨從新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走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

三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南斯拉夫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這是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階級存在的國家，帶着資產階級反革命觀點的投機分子，總是企圖混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混入共產黨，企圖利用機會從內部來破壞革命事業。這種情況，曾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則曾經表現為陳獨秀主義和張國燾主義。這種情況，要求共產黨人努力提高覺悟，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教育，以便及時地識別和反對這些資產階級分子，保護無產階級和人民的事業不受破壞和損失，保護共產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為此目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全黨幹部都應當認真研究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藉以加強黨內關於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

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新華社按：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情報局會議，六月下半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到會各國代表爲：保——科斯托夫、捷爾文科夫；羅——波克、德治、盧基；匈——拉西科、傑爾斯；波——培爾曼、薩拉克斯基；蘇——日丹諾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法——杜克洛、法戎；捷——斯朗斯基、西羅基、詹明德、奧萊士；意——托格里亞蒂、謝傑。會議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問題，並作出了和公布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本社茲根據莫斯科俄語廣播員理報六月二十九日所載該項決議錄音譯出，並經過初步校正，發表如下：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羅馬尼亞工人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波蘭工人黨、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法國共產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及意大利共產黨之代表所參加之情報局會議，在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狀況問題，並認爲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已拒絕出席此次情報局會議之後，一致通過下列決議：

一、情報局指出，南共領導機關最近時期，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之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線。因此，情報局贊同聯共黨（布）中央之主動揭露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首先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等同

志的不正確的政策。

二、情報局確認：南共領導機關對蘇聯和對聯共黨（布）進行着非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允許對蘇聯軍事專家的誣蔑及對蘇軍不信任的可恥的政策。爲對付蘇聯非軍事人員，在南斯拉夫曾創立了一種專門制度，由於這種制度，他們曾被置於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監視之下，他們底行動並受到釘梢。駐情報局之聯共黨（布）代表尤金及駐南斯拉夫之蘇聯許多官方代表，都遭受了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這種同樣的監視和釘梢。這些事實及其同類事實證明：南共領導者抱着一種共產黨員不應有的立場，由於這種立場，南共領導者開始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對外政策混爲一談，並把它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同樣態度對待蘇聯。正是由於南共中央的反蘇立場，從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武庫中竊用來的關於聯共黨（布）蛻化、蘇聯蛻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在南共中央才得到了散佈。

情報局認爲：這種反蘇立場，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相容的，只是適合於民族主義的立場。

三、在對內政策上，南共領導者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份的增長，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中的加劇。這種否認是從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似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像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

爭的逐漸削弱，如像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者所鼓吹的資本主義和平成長爲社會主義的「理論」一樣。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農村中也進行一種不正確的政策，忽視了農村的階級分化，把個體經濟看成是一個整體。違背馬克思、列寧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反列寧的著名論證。列寧說：「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可是，南斯拉夫農村中的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能令人自安自慰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當在南斯拉夫個體農民經濟佔着優勢，土地未實行國有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及土地買賣制，全國大部份土地還集中在富農手中及採取僱傭勞動等等的條件下，不能以模糊階級鬥爭和調和階級矛盾的精神教育黨，這樣，才能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不致解除武裝。」

南共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走向民粹主義富農黨的道路上去，認爲「農民是南斯拉夫國家的最堅固的基礎」。列寧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是近代社會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在全體人民爭取徹底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在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反壓迫者與剝削者的鬥爭中，應當成爲領導者和領袖。」

南共領導者破壞了這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論點。

至於談到農民，那麼農民的大多數，也就是貧農和中農，能够和工人階級結成聯

盟，或者已結成聯盟，而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仍屬於工人階級。

上述的南共領導者的立場，是破壞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原則的。

很明顯的，這個立場表現出來的觀點是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

四、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機關修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根據馬列主義理論，黨是國內基本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不是溶化在非黨羣衆組織中。黨是工人階級之最高組織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可是在南斯拉夫，認為國內基本領導力量不是共產黨，而是人民陣線。南共領導者降低共產黨的作用，實際上是使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這個非黨人民陣線包括着在階級關係上非常複雜的各種分子（工人、從事個體經濟的勞動農民、富農、商人、小企業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而且同樣還包括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也包括着資產階級的政黨。南斯拉夫領導者固執地不願承認自己立場的錯誤，認為南共不能有和似乎不應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應以人民陣線的政綱為滿足。在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活動的只是人民陣線，而共產黨及其組織不是以自己的名義在人民面前公開活動，這一事實不僅降低着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上的作用，而且使黨喪失其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黨的使命，在於經過公開的政治活動，經過公開宣傳自己的觀點和自己的政綱，日益取得人民更大的信任，並更加擴大自己對廣大勞動羣衆的影響。南共領導者重複着我國五十年主義者的主張，即馬克思主義黨容

化於非黨羣衆組織中的錯誤。這一切證明着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內存在着取消派的傾向。情報局認爲這種政策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而結果包含一種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蛻化的危險。

五、情報局認爲南斯拉夫領導者製造成的黨內的官僚主義制度是南共生存和發展的致命危險。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與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之聲明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的多數委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荐的，共產黨實際上處於半合法的地位。黨不召集黨的會議或者是採取秘密方式召集，這不能不損害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南共的這種組織形式，只能稱之爲宗派主義式的官僚主義式的形式。這種形式走向消滅黨之成爲一個積極的獨立的組織，在黨內養成軍事領導的方法，就像從前托洛茨基所用的領導方法一樣。

在南共黨內，黨員之最起碼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對黨內不正確的事情稍加批評，即遭受到殘酷的鎮壓。這種現象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情報局認爲：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和海德朗兩同志，因爲敢於批評南共領導者的反蘇立場，和主張南斯拉夫與蘇聯友好，而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的事實，是可恥的。

情報局認爲在共產黨內決不允准這種可恥的、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南共本身存在和發展的利益，要求消滅此種制度。

六、情報局認爲：聯共中央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中央對南共中央所犯錯誤之批評，乃

是一種兄弟的幫助，這些批評給予南共領導機關造成一切困難，以便最迅速地改正他們所犯的錯誤。但是，染上了極端高傲、自滿、自空一切等毛病的南共領導者，不去誠懇地接受這些批評，不去布爾塞維克式地改正所犯的錯誤，却以對批評兵刃相向的敵視態度，走上了一概否認自己錯誤的反黨道路，破壞了馬列主義關於政黨對待自己錯誤態度的學說，因此更加重了自己底反黨的錯誤。

南共領導者，在聯共中央及其他兄弟共產黨中央方面的批評面前，表示了自己的破產之後，即開始直接欺騙自己的黨和人民，把這種對南共中央不正確政策的批評向黨隱瞞，並且對黨和人民掩蓋懲罰尤約維奇及海德朗兩同志之真實原因。

最近以來，在聯共中央以及其他各兄弟黨方面對南共領導者進行了批評之後，南共領導者乃圖宣佈一系列新的左的措施。南共領導者慌忙頒佈了關於小工商業國有化的新決議，這一決議之施行是毫無準備的，並由於這種匆忙的原因，這一決議的施行只能使南國人民的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案，這新法案也是無準備的，因此新法案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後南共領導者在不久前宣佈自己對蘇聯的愛戴和忠實，雖然誰都知道他們至今還在實行對蘇聯的不友好政策。但不僅如此，最近期間南共領導者十分自信地宣佈在南斯拉夫剷除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在鐵托和卡德爾於今年四月十三日致聯共（布）中央的信中寫道：『中央擴大會議同意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之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方案。』

按照這一觀點，四月二十五日卡德爾在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國民會議上的演辭中宣稱：『人剝削人的一切殘餘，在我國存留的時間已屈指可數了。』

南共領導者之在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也就是消滅富農階級的觀點只能是冒險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而絕不能是別的東西。因為，當不可避免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佔着優勢，富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條件尚未具備，當多數勞動人民還未相信農業經營的集體方法的優越性時，是絕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聯共的經驗證明：只有在農村經濟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最後的數目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階級，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乃是農村經濟集體化的有機的構成部份。

為了順利進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因而消滅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要求黨進行初步的長期的準備工作來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鞏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底聯盟，發展能夠組織集體經營農業的機器生產的社會主義大工業，在這一工作中的急性病只能帶來不可挽救的損害。

只有在周密準備及徹底實行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由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因素而轉到消滅它們，那才是可能的。

南斯拉夫底領導者以慌張手段和官府法令來解決此一任務的一切企圖，只是早已註定了的失敗的冒險，祇是自欺和空洞的煽惑人民的宣言而已。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者想以類似的虛偽和煽惑的策略，來表示他們不僅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而且大大超出了那些由現實可能性觀點來看南共在限制資本主義方面所能作到的那些要求。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底領導者的所有這些法令和宣言，都是煽動民心的，和目前不能實現的，它們只能污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旗幟。

所以情報局認為這些冒險政策乃是卑鄙的手腕，和不能允許的政治賭博。

顯然，上述南斯拉夫領導者底在傾的煽惑的措施和宣言，乃是企圖掩蓋其拒絕承認錯誤和掩蓋其拒絕誠懇改正自己的錯誤的。

七、估計到南共黨內造成的情況，和為給南共領導者以出路起見，聯共（布）中央和其他兄弟黨中央曾提議根據在第一次情報局會議上審查其他共產黨活動的一般的黨底原則，同樣來審查南共狀況的問題。可是南共領導者對其他兄弟黨在情報局上討論南共狀況問題的數次提議，都加以拒絕。為了逃避在情報局會議上兄弟黨的正當批評，南共領導者杜撰出似乎他們是『處於不平等地位』的說法。應該指出：這種說法完全不是事實。大家都知道，在組織情報局的時候，共產黨正是由這樣的一個原則出發的，即任何一個黨應該向情報局報告工作，同樣任何一個黨有權批評其他的黨。在九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上，南共曾廣泛地使用了批評其他的黨的權利。但是南共領導者却拒絕向情報局報告工作，拒絕傾聽其他共產黨底批評意見。這就是說明南共領導者真正破壞了各國共

黨平等的原則，這就等於要求給南共在情報局裏建立特殊的地位。

八、估計到上述一切事實，情報局贊同聯共（布）中央對南共狀況的估計，對南共中央錯誤的批評，以及聯共（布）中央於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致南共中央信中對這些錯誤的政治分析。

情報局一致得出結論：認為南共領導者之反馬列主義的、反黨的、反蘇的觀點，其一切行為，以及其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就是使自己與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對立起來，走上了分裂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線的道路，走上了叛變勞動者底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情報局斥責南共中央底這種反黨的政策和行動。

情報局認為：這樣，南共中央便使自己及南共處於自己兄弟黨的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線之外，因此處於情報局隊伍之外。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機關這些錯誤的根源，乃是一種無可懷疑的事實，即：在南共領導機關裏，於最近五、六個月以來，那些以前曾隱藏着的民族主義分子又公開地取得了優勢，而使南共底領導機關脫離了南共國際主義的傳統，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過高估計了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力量及潛在能力。他們以為沒有全世界共產黨的支援，沒有人民民主國家的支援，沒有蘇聯底支援，就可以保持得住南斯拉夫底獨立，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們以為沒有革命力量底援助，新南斯拉夫也可以生存

下去。

南共底領導人不了解國際情況及帝國主義者們底嚇詐威脅的技倆，以為向帝國主義國家作某些讓步，他們就可以博得這些國家的歡心，就可以與這些國家談好保持南國底獨立，這樣便逐漸促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傾向於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說傾向於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南共底領導者顯然是由著名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底綱領出發的，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

南共領導者顯然是不瞭解，也可能是假裝不瞭解，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蛻化為一般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底獨立，變南斯拉夫為帝國主義國家底殖民地。

情報局並不懷疑在南共內部是具有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忠實於南共國際主義傳統的，忠實於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線的充分的力量。

南共這些健全的力量底任務，就是要強迫今天的領導者公開地誠懇地承認自己底錯誤，改正這些錯誤。脫離民族主義，回到國際主義方面來，並以一切辦法鞏固統一的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陣線；或者，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表現得沒有這種能力，那就換掉他們，並推選新的南共國際主義的領導機關。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是能够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的。

